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9
8



文庫 11
D 279
8

010190559950



隋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

文四子

特進臣魏 徵上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颯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博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為雒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益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

收古開 一五長



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寓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爲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爲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誠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

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頰奏稱若盡取强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弊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圍伍不別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高

頽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但備員數唯其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敬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進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結于心一辭階闥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便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者之別有切常離又泣然泣下相對歔歔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鳩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皇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

業竟不聞作夫婦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逆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其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常

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遣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高祖聞素譖毀，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視東宮，緘介事皆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疎忌勇，乃於立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社於東宮，幸臣姬威，遺以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

脇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爲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臥。昨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緊急，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邪？於是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

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因長歎迴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云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卽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對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盜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卽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麟諂佞人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爲其此事勇嘗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讎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漸堯舜終不以

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爭強聲色俱厲上不答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其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從樊川以至於散關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尙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曠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

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贇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衛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于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織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弘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猶堪取火于。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

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嘗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洩東宮服翫似加珊瑚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爲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勇，以詰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克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立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高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太子之位，實爲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古儲副，或有不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

宗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卽建春宮。冀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疊。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雖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可廢爲庶人。顧惟兆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歎。令薛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默。又下詔曰。自古以來。朝危國亂。皆邪臣佞媚。凶黨扇惑。致使禍及宗社。毒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鷹隼。最爲

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寮。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勢。凌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潛行離阻。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徃居省闈。舊非宮臣。稟性浮躁。用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營利。經營間構。開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立象。妄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皆竦。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爲害乃甚。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皆是悖惡。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盡戮。可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可

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義豫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
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
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
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王雄答詔曰至尊爲百姓割骨肉之恩廢
黜無德實爲大慶天下幸甚乃移勇於內史省立晉王廣○宋本諱爲皇
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干
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
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胸尋而貝州
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封一小國高祖知
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之意時勇自以
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而皇太子遏之不得聞奏勇於是
升樹大呼聲聞於上冀得引見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爲言鬼所

著不可復收上以爲然卒不得見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
此高祖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姦亂宮闈事聞於
高祖高祖抵狀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秘不
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僞爲高祖敕書賜庶人死追封
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
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
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卽皇太孫何
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爲敏
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
覽而憫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螻手不宜復留意煬帝踐極
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鳩之也諸弟分徙嶺外仍敕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祇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春拜
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雒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
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
敬佛道請爲沙門上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
以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
節度陳將周羅暉苟法尚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
請戮之俊慮殺傷不許羅暉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
泣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慙耳上聞而善之
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并州總管二十四
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高祖聞而大悅下書獎勵焉其後俊漸奢
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按其事與相連者百餘
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

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瓊離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
堦梁柱楹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
女絃歌於其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
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
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廡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
法不可違昇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
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
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
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我
戮力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爲吾子而
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
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上哭之

數聲而已。俊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羣臣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旣如此，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斯黜，大旣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廢，不合承嗣。於是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一，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魚肉。每至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有疾，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後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卽位，立浩爲秦王，以

奉孝王嗣，封湛爲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啟於浩，浩復詣述，營兵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僞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爲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瑰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旣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

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晉王廣○宋本神為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于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推治之太子因作偈人書上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

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耶於是廢為庶人幽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今給獠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為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榮貴唯知富樂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茲刑網負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思不相勝致只恐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合骸骨有所瓜子即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瞬睨二宮仰望災疊容納不逞結

構異端。我有不和。汝見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次也。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青城出聖。欲以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微祥。以符已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書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

凶惡。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復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卽位。禁錮如初。字文化及之弒逆也。欲立秀爲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上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

率衆至遼水。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譏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強，太原卽爲重鎮，宜修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頰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少倜儻，有奇略。爲諒咨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爲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卽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并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急發之。

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掣，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服集，上下相疑，群情離駭。我卽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以趣河陽。大將軍蔡長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并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署文安爲柱國。紇單貴、王聘大將軍，茹姑、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聘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聘。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

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頰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子顯因而禁錮。字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論締構。契濶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旣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陪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

房陵分定矣。高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旣踰。制退之不以道。後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旣絕。枝葉早剪。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隋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

二葉七行任土。○上毛作土據。殿本監本改。

三葉二十行媒藁。○藁毛作藁據。殿本攷證改。

四葉八行我家。○殿本監本作我國家。

五葉五行驕奢○驕毛作矯據 殿本監本改

九行決當快意○快毛作決據 殿本監本改

七葉二十四行升樹○樹毛作殿據 殿本監本改

八葉十行辭情哀切○毛本辭字空木據 殿本南監本補

十一行憫然○監本然作焉

十八行荀法尙○尙 殿本監本作上

十一葉九行永歸泉壤○壤毛作瑗據 殿本監本改

十二葉十八行思亂○思毛作不據 殿本監本改

十三葉十九行字文化及○毛脫字字據 殿本監本增

丹徒莊忠棧校

揚州書局
順古閣本

隋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一

趙瑳

特進臣魏 徵上

趙瑳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尙書左丞
瑳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伐其父墓中樹者瑳對之號慟因
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
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深沉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爲
相府參軍事尋從破洛陽及太祖班師瑳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
之瑳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
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邑三百戶累轉中書侍郎閔帝受禪遷陝
州刺史蠻酋向天王聚衆作亂以兵攻信陵秭歸瑳勒所部五百
人出其不意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

趙瑳
張永切音保

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斐。益修守禦。斐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斐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覃罔。王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荊州總管。長史入爲民部中大夫。武帝出兵鞏洛。欲收齊河南之地。斐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率衆數萬。自三鴉道以伐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除益州總管。長史未幾。入爲天官司會。累遷御正。上大夫。斐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

斐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斐卒不言。高祖爲丞相。加上開府。復拜天官司會。俄遷大宗伯。及踐阼。斐授璽綬。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史。朝廷以斐曉習故事。徵拜尙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爲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斐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斐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斐田中蒿者。爲吏所執。斐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慙。過於重刑。其以儉北齊本改德化民。皆此類也。上幸洛陽。斐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爲政。深副朕懷。開皇

十九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義臣嗣。官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為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熊州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召為中外府掾。俄遷吏部下大夫。芬性強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少御正。芬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眾不能決者。芬輒為評斷。莫不稱善。後為司會。申國公李穆之討齊也。引為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邑五百戶。復出為浙州刺史。轉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高祖為丞相。尉迴與司馬洸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郢公王誦。修律令。俄兼內史令。上甚信任之。

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輜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上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官至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于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使。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尚直。浙三州刺史。尚希齟齬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涿郡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其推伏。周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嗣旨可觀。太祖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為國子博士。

累轉舍人仕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縣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尙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迴發喪於館。尙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迴方覺。令數十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高祖以尙希宗室之望。又背迴而至。待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尙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高祖受禪。拜度支尙書。進爵爲公。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尙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尙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

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尙書。俄轉禮部尙書。授上儀同。尙希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尙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懼然曰。公愛我者。尙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尙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官時年五十七。謚曰平。子旻嗣。後改封丹水縣公。官至安定郡丞。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平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仕周釋褐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謀與衛王誅之王前後常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護伏誅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卽位置東宮官屬以平爲小司寇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尉迴王謙司馬消難並稱兵內侮高祖深以淮南爲意時賀若弼鎮壽陽恐其懷二心遣平馳驛往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於京師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尙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石饑餒陛下

下運東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算請勒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爲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後數載轉工部尙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汗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其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練三百匹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及還平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尙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其後歷許

使臣之義也

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晝衣裳為鏊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國官師孝後為渤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政教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為王世克所害。

元暉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刺史。父翌，尚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頗好學，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共硯，情契甚厚。弱冠召補相府中兵參軍，尋遷武伯下大夫。于時突厥屢為寇患，朝廷將

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賓部下大夫。保定初，大冢宰宇文護引為長史。會齊人來結盟好，以暉有才辯，與于乘公崔睦俱使于齊，遷振威中大夫。武帝之甥突厥后也，令暉致禮焉。加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邑四百戶。高祖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為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奏請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溉烏鹵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明年轉左武候將軍。太僕卿如故，尋轉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去職。歲餘卒于京師。時年六十。上嗟悼久之，敕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官至光祿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驃騎大將軍師少沉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徙為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并陘侯邑五百戶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三百萬兼領晉王口廣。宋本諱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晉王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頴並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志恨不能食又

耻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頴上柱國韓擒等於臥內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官謚曰定子德政嗣大業中仕至給事郎

楊昇

楊昇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昇美風儀沉深有器局髫鬣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為寧都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昌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為侯高祖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昇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

萬縑三百匹馬五十匹而遣之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為宗正少卿未幾擢拜刑部尚書歲餘出除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口廣○宋本諱鎮揚州詔令昇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諷疑闕數載卒官時年六十二子虔遜

蘇孝慈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周初為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以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授宣納上士後從武帝伐齊以功進位開府賜爵文安縣公邑千五百戶尋改封臨水縣公增邑千二百戶累遷工部上大夫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下時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匠織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為能俄遷大司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遇踰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

上欲重官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為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決渭水為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衛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為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解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為官民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嘉納焉開皇十八年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為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形於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其後桂林山越相聚為亂詔孝慈為行軍總管擊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迥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秦縣公開

職田

皇初蜀王秀鎮益州沙羅以本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再虜羌作亂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總管事從史萬歲擊西蠻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嶲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史案奏沙羅云王奉爲奴所殺秀乃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出奴婢沙羅隱而不奏由是除名卒於家有子康

李雄

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也祖楷魏太中大夫父徽伯齊陝州刺史陷於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曰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答曰竊覽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者鮮矣雄雖

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有病焉子且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閔帝受禪進爵爲公遷小賓部其後復從達奚武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奚伯拜硤州刺史數歲徵爲本府中大夫尋出爲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道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硤口說下十餘城拜豪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戶後數年晉王廣○末出鎮并州以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

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竭誠，致命以答鴻恩。獻歔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張奭 又義 劉仁思

張奭，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為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太祖引為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為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為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勤仁。儀同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虛想。及謁見，敕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

道言 五十二篇

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奭好學，有父風。在魏，釋褐奉朝請，遷員外侍郎。周太祖引為外兵曹，閔帝受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夫、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邑四百戶。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為伯。高祖為丞相，奭深自推結。高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為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替，起令視事。固讓不許，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戶。尋遷太府卿，拜民部尚書。晉王廣○宋本諱為揚州總管，授奭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奭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之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宋本諱頻表請之，復為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為皇太子，復為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為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

卷四十六

十一

劉仁恩

七十四子慧寶官至絳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也
倜儻有文武幹用初為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
書又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
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之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基並
明悟有幹略相繼為兵部尚書代人庫狄欽性弘厚有局度官至
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知人之
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
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
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昇宗室之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奭
內外所履咸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益當時之選也

隋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一終

一葉二十一行浙州。浙毛作浙據 殿本攷證改
三葉二十三行吏卒又倍。又毛作入據 殿本監本改
六葉三行以暉有才辯。有 殿本監本作多
二十三行望第。據 殿本攷證當作第望
九葉二十行入為司成中大夫。成毛作城據 殿本監本改
十葉二十一行其利亦已博矣。博監本作溥

丹徒莊忠棧校

昭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揚州書局
清古閣本

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二

韋世康

弟洗藝冲

從父弟壽

特進臣魏

徵上

道遙公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夔
 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為道遙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
 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
 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
 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
 撫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為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
 夫尉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
 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
 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

及古尉 氏

之志與弟子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衰命頽涖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孳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戎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克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防汝等故遣此以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五百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

在吏部選用平允請托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尋遷爲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二跡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臥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惜之贈賻甚厚

世康
徒結切
年之至也

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其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次子福嗣。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立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都。福嗣從衛立戰於城北。軍敗。爲立感所擒。令作文檄。辭甚不遜。尋背立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立感戰沒。

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主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邑千二百戶。高祖爲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迴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戶。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江陵總管。未幾。以母疾徵還。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領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守徐璿

據郡持兩端。洸遣開府呂昂長史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既至城下。璿僞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擒璿於陣。高梁女子沈氏。率衆迎洸。遂進圖嶺南。上遣洸書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聚衆爲亂。以兵圍洸。洸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嗣。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起家著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州有功。上令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王事。拜協柱國。後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同。賜爵修

武縣侯。邑八百戶。授佐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及高祖爲丞相。尉迴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迴求藥。以察其變。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爲。藝黨於迴。不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迴反狀。孝寬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騎追孝寬。追人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授上開府。卽從孝寬擊迴。及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戶。以修武縣侯別封一子。高祖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歲餘。拜齊州刺史。爲政清簡。士庶懷惠。在職數年。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瑰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

萬。頗爲清論。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懷。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後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於時稽胡屢爲寇亂。冲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爲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冲復綏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

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割。卽膺往旨。冲既至南甯。渠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刺史元巖。性方正。案冲無所寬貸。冲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爲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擊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懷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爲豫章王暕。納冲女爲妃。

徵拜民部尙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壽字世齡。父孝寬。周上柱國。鄭國公。壽在周。以貴公子。早有令譽。爲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王爲雍州牧。引爲主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八百戶。高祖爲丞相。以其父平尉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邑五千戶。俄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恒。毛二州刺史。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謚曰定。仁壽中。高祖爲晉王。昭北齊本納其女爲妃。以其子保巒嗣。壽弟霽。位至太常少卿。安邑縣伯。津。位至內史侍郎。判民部尙書事。世康。從父弟操。字元節。剛簡有風槩。仕周。致位上開府。光州刺史。高祖爲丞相。以平尉迥功。進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荆二州總管。卒。官謚曰靜。

柳機子述

從子審之

機弟日肅

從弟雄亮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

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諡曰簡子述嗣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為太子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讐懼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疎忌不知省務述任寄踰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

事。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協謀。便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於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年三十九。

日。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兵部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爲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浙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且爲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爲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爲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陛下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衆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爲

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及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眾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眾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梁州總管記室。遷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江北高祖令雄亮聘於陳。以結隣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贊。

嘗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嘗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嘗遇嘗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太廟。嘗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

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爲田曹參軍。仍諮典籤事。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嘗之有雅望。善談諧。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嘗之接對。後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嘗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啟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嘗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嘗之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爲肅州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少卿。大業初。啟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嘗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

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
宇文述等從殿廷引饗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敕謂齊王曰
我昔階緣恩寵啟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
堂乃令高穎虞慶則元晏等從內送王子相于我于時誠我曰以
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
昵近小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
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敕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
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饗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饗之曰
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修備富
事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
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饗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春
之竟坐除名帝幸遼東召饗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

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淮口時年六十子威明
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顯開皇
初爲太子太保昂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大內史賜爵文
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疎遠
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爲太子伯
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
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
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
區關右山東久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
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
慕俗化澆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
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

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頹
毀區寓沸騰聖策風行神謨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
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
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尙未盡
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
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民漸被以儉
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
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
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王庇民莫先於禮自
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鬪二邦之力遞爲強弱多歷年
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
以機巧爲師文吏用深刻爲法風滉俗弊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

序兼啟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衆
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
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
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
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
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
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蒞民之官
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
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大
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恥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
京師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
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數年卒官子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

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臧貨唯調清素守常為時所美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入處禮闈或出總方岳朱輪接軫旃旆成陰在周暨隋勳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雅望重當時恃寵驕人終致傾敗且屢有惠政肅每存誠讜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譽之神情開爽頗為疎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二

終

二葉十九行仕周○仕毛作壯據

殿本監本改

五葉十三行注昂子調○毛脫據

殿本攷證補

六葉二十二行好相攻擊○擊毛作三據

殿本監本改

九葉十三行受命昊天○吳監本作旻

丹徒莊忠棧校

揚州書局
藏書
古閣本

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三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特進臣魏 徵上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為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

隋書卷四十八

一

禮遇。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王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爲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慎爲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宣帝卽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章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爲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迥

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迥。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爲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日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艦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_{朱刻}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

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岩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爲儀同。立獎宋刻作獎爲清河郡公。

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聖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衆爲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史。以素爲行軍總管。帥衆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吳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愴魏本歛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楊州刺史。船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

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寇。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立感官。爲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爲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剪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諸亡賊皆歸之。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掩至。國慶遑遽。棄州而

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送智慧。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賜者日至。拜素子立。獎爲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緡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尙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敬牛引。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雲風調。優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還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頴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卽於北門。啟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

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練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立感位大將軍。立獎立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

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晉王廣。宋本諱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立感位為柱國。立縱為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

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賑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虢鄭。頻承廟筭。揚旂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旣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瑩兆安厝。委素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爲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繼介不善。卽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

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寶以金。銀鉢一。寶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昇。並尙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冑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尙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爲第

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叠。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豎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

餘萬。策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齋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庸虛。纂承鴻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況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包藏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譽。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內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謀戮。小加

大少凌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爲念。朕豈得枕伏苦廬。顛而不救也。大義滅親。春秋高義。周且以誅二叔。漢啟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戒律。問罪大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衆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負付囑。薄德厚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勲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始。便匹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荆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勲。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蒲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衆。指期平殄。高壁據嶮。抗拒官軍。公

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趣巢穴。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猶舉斧。公以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麈交。魚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公董率饒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塞旗。伐叛柔服。元惡旣除。東夏清晏。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念於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一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勲竹帛哉。功績克諧。哽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懷。迷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惟虛簿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卿相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

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閭。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繇恩澤。欲報之德。義極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於疎遠。照臣以光輝。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木無識。尙榮枯候時。況臣有心。實自效無路。晝夜迴徨。寢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膺之寄。稟平亂之規。肅王赤心。人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約。齋詔書問勞。高旨峻筆。有若天臨。洪恩大澤。便同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

玄挺皆儀同三司。資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尙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諡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鑿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于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式播彫篆。用圖勲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

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必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與活耶。素負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碓。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爲查所傷。由是竟爲宦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爲邵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王廣○宋本諱規欲奪宗。以素幸于上。而雅

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歲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王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王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于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王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

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改封修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疎，出約爲伊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卽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柱道拜哭，爲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淅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尙書，與約恩義甚篤。旣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文思，字溫才，素從叔也。父寶，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周年十

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勲，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埽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迥於武陟。迥遣其將李儁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迥，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戶。後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民部尙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

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文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千七百戶。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荊州總管。歲餘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巨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策，爲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三 終

二葉二十四行 立獎。○下注宋刻作獎。殿本監本皆作獎。

六葉十九行 會漢王諒反。○殿本監本無會字。

七葉九行 鴻業。○殿本監本作洪。

八葉三行魚潰鳥散。魚毛作漁據。殿本監本改。
十三行功力蓋微。微毛作徵據。殿本監本改。
九葉五行汲郡。汲毛作級據。殿本監本改。

丹徒莊忠棧校

揚州書局
汲古閣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察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爲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尙矣。爰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

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
黃帝顛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
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
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
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
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
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
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
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
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
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
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

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
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
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
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
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
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
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
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明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
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
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
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
矣。故知衣冠枕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

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暨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曆

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昇平。而天下圖書。尙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資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二年。拜禮部尙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于當世。弘請依

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

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簋籩邊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

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
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
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
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
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
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爲夏時之書劉歆云不
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令
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
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
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
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
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

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
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
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
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
不開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
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
各象其形水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
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紀取考
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字帝之禮不得而用
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
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
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

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迪。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分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祀。黑曰立矩。蒼曰靈府。鄭立注曰。五室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郊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立亦言。每月與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

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濱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立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上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一。至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寤。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

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廡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明堂辟廡。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廡。太學同。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以壁。則曰辟廡。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學二者不同。袁準。鄭立亦以為別。歷代以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圍宮垣。天子從之。以而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廡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

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廡。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丈。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

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選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

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官。願召

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不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紘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園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眾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

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

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暮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暮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夔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

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二年，改爲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瑋幣瑱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賻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怪。

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戡傳。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闔。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激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于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四終

二葉一行講肄。肄毛作肆據 殿本監本改

五葉一行屋圓。圓毛作圖據 殿本監本改

二行徑九丈。九丈毛作牖以據 殿本監本改

三行九六。六毛作寸據 殿本監本改

四行七十二。二毛作牖據 殿本監本改。又四戶。戶

毛作尺據 殿本監本改。又外設。設毛作室據 殿本

監本改

八行則象。象毛作行據 殿本監本改

十四行九室。九毛作房據 殿本監本改

十六行五九。九毛作鬼據 殿本改

二十二行亦言。亦毛作不據 殿本監本改

二十三行畫个。个毛作今據 殿本監本改。又堂偏。

偏毛作偏據 殿本監本改

九葉六行其議。議毛作譏據 殿本監本改

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爲賊所窘
憲挺身而遯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
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並居最周
武帝詔曰慶勲庸早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
俱總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縟禮宜崇榮冊於是進位大
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
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復以行軍總管南征江
表帥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
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
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
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
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

弱各令就國會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尉迥貴
戚早著聲望家國有繫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
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
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
蠢素無籌略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
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爲表而奏之曰臣聞
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
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
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胸襟運奇謨
於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睴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
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戲臣
親聞親見實榮實喜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

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尙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尙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靜禮，初爲太子千牛備身，尋尙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爲熊州刺史。先慶卒，子協，歷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遊宴，晶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三郎」。晶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而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晶今已壯，不可在宮掖。」帝曰：「晶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宇文化及弑逆之際，晶時在立覽門，覺變，將入奏爲門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曛，宮門

晶
依曉切音杏

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晶與五十人赴之，爲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暠之六世孫，祖延實，魏司徒父彧，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榮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未嘗廻顧，當爲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魏大統中，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修陽縣侯，拜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亂。上表固諫，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拜北徐州刺

史未幾徵爲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爲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爲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爲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于家六子世師官至度支郎中

元孝矩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修義父子均並爲魏尙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宋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

蓋將圖之爲兄則所遏孝矩乃止其後周太祖爲兄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爲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轉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高祖爲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爲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旣而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孝矩璽書曰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與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於江上歲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搗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爲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卽宜徙節涇部養德臥治也在州歲

餘卒官年五十九諡曰簡子無竭嗣孝矩兄子文都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襄最知名

襄字孝整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為諸兄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襄泣諫不得家素富多金寶襄無所受脫身而出為州里所稱及長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及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迴以功超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襄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襄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襄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襄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襄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佗所上謂襄曰公朝廷舊人位

望隆重受金捨賊盜非小事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中為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率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今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為長者十四年以行軍總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仁壽初嘉州夷獠為寇襄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帝即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為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襄詰之掾理屈襄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襄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執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與孝先戰孝先于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武帝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戰功賜馬二十四匹繅絹六百段封平

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立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宣帝崩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卽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蕃部大夫高祖受禪引爲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帝卽位入爲武侯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

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爲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立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爲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此，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刺史心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

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夕，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曰，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不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曰，持以爲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爲常山太守。高祖爲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陰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爲車騎將軍。及高祖爲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爲丞相。

進冕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祚。謂冕曰。射雉之符。今日驗不。冕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寓內。猶憶曩時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公。邑千五百戶。河間王弘之擊突厥也。冕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別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冕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傾朝廷。冕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頴有隙。二人屢譖冕。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數歲。遷原州總管。仁壽中。卒。官年七十二。高祖爲之廢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立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朔燕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右侍上士。襲爵襄武公。俄

授儀同少師。右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慙。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慙爲內應。慙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爲兇黨之所榮惑。覆宗絕嗣。其甘若薺。蒙全首領。爲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慙上儀同黃臺縣男。高祖卽位。授安內史侍郎。轉尙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

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將軍。除鄧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愨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渡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愨爲衛州刺史。安子瓊。愨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愨安兄弟。減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寔繁姦宄。上大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包藏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黃臺縣男愨。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疇庸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嘗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愨俱爲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口。復以愨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諡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有名。愨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霑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翬幼養宮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慙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譽。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五 終

二葉九行徇齊。徇毛作狗據。殿本監本改。

三葉一行門閉。閉毛作閔據。殿本監本改。

五葉三行形迹。形毛作刑據。殿本監本改。

四行窮究。究毛作克據。殿本監本改。

仁和唐人鑑校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六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特進臣魏 徵上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雒陽人也。祖稚。魏太師假黃鉞。上黨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量。略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帝時。為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其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二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為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為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

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乘豐
遂滅之監軍高頴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
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
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
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
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
漸相親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王
秀納覽女爲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俄轉涇州刺史
所在並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
平太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州刺史父
兕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熾性敏慧美姿儀頗

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尙道法尤好立言求學兼經史善
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彌博建德
二年授雍州倉城令尋轉整厓令頴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嶠郡守
入爲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
平縣子邑二百戶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熾從信州總管王
長述沂江而上以熾爲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僞總管
荆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
卽日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判東宮右庶子出入
兩宮甚被委遇加以處事周密高祖每稱美之授左領軍長史持
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還授太子僕加諫
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爲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
寬平顯爲政不同部內各化尋領右常平監遷雍州贊治改封饒

良縣子。遷鴻臚少卿。後數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復持節爲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大業元年。遷大理卿。復爲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擢拜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追至青海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熾於東都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事。其年卒官。時年六十二。諡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時周室尙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羣。適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

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鷗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鷗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臨臨渝鎮。約諸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

上天啟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尙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乃萬代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於眾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閒。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奚霫。則攝圖分眾。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晨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

遣太僕元師。出伊吳道。後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閒旣行。果相猜貳。授晨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晨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寶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晨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眾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晨。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

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眾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無禮不敬婦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

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北雅木添賊字公劉昶。其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答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蒞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

將許之。晟又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其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尙公主，承籍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於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尙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騎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眾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其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於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巨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

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宛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一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眾。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貫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爲意利彌豆啟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啟人曰：臣出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侯，發皆

入鹿啟人之朋竟勝時有馘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資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旣眾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澗合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口廣本謂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

級俘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眾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斜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眾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高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于大

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
救以本官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曰
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誠朕之所
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搔擾儻生變動賊勢即
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體國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故用相
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捉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
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
懼先遣晟往諭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
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
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
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候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
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

子賜也。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
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
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
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
赴任。復為右驍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贈贈甚
厚。後突厥圍雁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
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
國。齊國公。諡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
家漢王諒。庫直甚。見親狎。後遇諒於并州。起逆。率眾南拒官軍。乃
留行布城守。遂與豆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
功授鷹揚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河。漢代八

此傳叙事詳
雖可謂佳傳
矣是蓋一半
而長孫無忌
而作之也然
晟亦豪傑之
士也矣哉

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覽獨擅雄辨。熾早稱
爽俊。俱司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不墜。晟體資英武。兼包
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
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六終

天和八年四月十九日
神皇共此

四葉二行以示百姓。以毛作而據。殿本監本改。

九行具以狀奏。具毛作且據。殿本監本改。

二十一行作攻具。具毛作具攻據。殿本監本改。

二十一行雍閭。毛本雍下多且字據。殿本監本刪。

七葉二行聞其。毛聞字空木據各本補。

仁和唐人鑑校

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七

特進臣魏 徵上

韓擒弟僧壽 洪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
至大將軍。洛虞等八州刺史。擒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
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
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
義郡公。武帝伐齊。將獨孤承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進平范陽。
加上儀同。拜永州刺史。陳人逼光州。擒以行軍總管。擊破之。又從
宇文忻平合州。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
等共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
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於是拜為

及古詞 氏

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于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口廣○余本諱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宴賜羣臣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擒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擒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深謀大略東南逋寇朕本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賜物萬段又下優詔於擒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

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下逃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擒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侯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

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卽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來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荅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子世諤嗣世諤倜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之作亂也引世諤爲將每戰先登及玄感敗爲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諤日令守者市酒殺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致醉世諤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

僧壽字玄慶擒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侍伯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迥每戰有功授大將軍封昌樂公邑千戶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爲廬州總管朝廷不欲同在淮南轉爲熊州刺史後轉蔚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雞頭山破之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十七屯蘭州以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總管還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卽位又改封新蔡郡公自是之後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會觀之僧壽亦豫焉坐是除名尋令復位八年卒于京師時年六十五有子孝基洪字叔明擒季弟也少驍勇善射膂力過人仕周侍伯上士後以軍功拜大都督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加上開府

甘棠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公。尋授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本諱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園中。眾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焉。王大喜。贈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數歲。轉廉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洪驍勇。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眾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瘡。將士沮氣。虜悉眾圍之。矢下如雨。洪偽與虜和。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為民。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長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門為設佛供。拜洪隴西大守。未幾。朱崖民王萬昌作亂。詔洪擊平之。以功加位金紫光祿大

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討平之。師未旋。遇疾而卒。時年六十三。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陽維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任周為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為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言於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嘗與賀若弼論之。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動搖。恐禍及已。詭對曰。皇太子德業日新。未覩其闕。帝嘿然。弼既退。軌讓其背已。弼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所以不敢輕議也。及宣帝嗣位。軌竟

見誅。弼乃獲免。尋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鄴城恐弼爲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頴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酌酒而祝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兇剪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

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魯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與擒相詢。挺刃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語在韓擒傳。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

真食囊邑三千戶。加以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東爲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顛楊素爲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顛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譙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

當此。於是命弼再拜。呪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啟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太多。與高顛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爲官奴婢。羣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爲奴。俄亦誅死。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啟其機。疆場尙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政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

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人之力。其倣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旣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爲當世所推。赴赴干城。難兄難弟矣。

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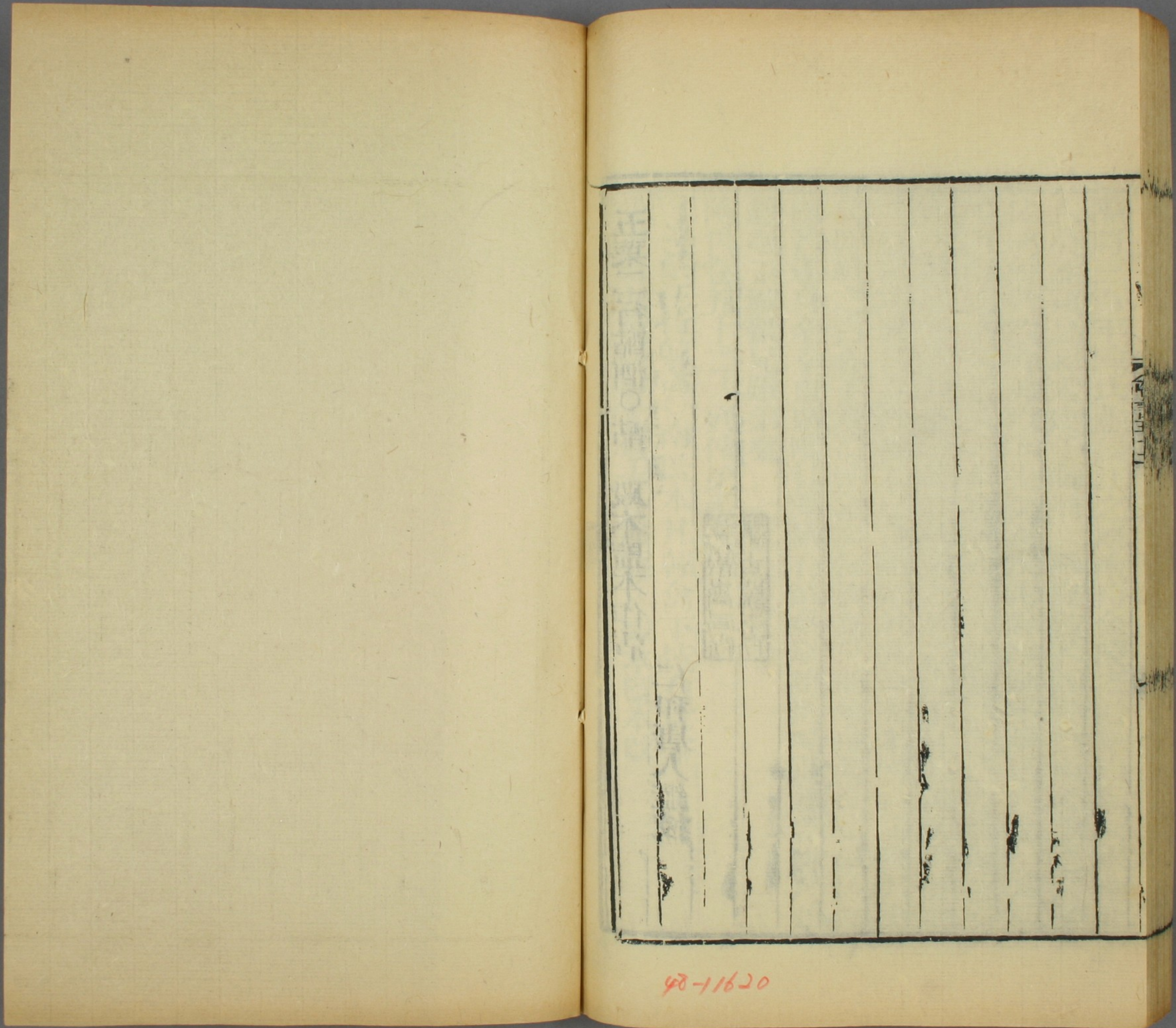
一葉三行韓禽。南監本凡韓禽下皆有虎字。

二葉九行相會。會毛作命據。殿本監本改。

五葉二行酌酒。酌。殿本監本作沽。

仁和唐人鑑校

湯州齋高防
順古閣本



48-11620

